



胡世宗 张峻 著

# 我为雷锋拍照片

——张峻口述雷锋照片的故事

张峻，为雷锋拍照**第一人**

和雷锋**79天**的亲密接触

**200余张照片讲述**雷锋其人其事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胡世宗**（1943—）1962年入伍，曾任沈阳军区文化处长、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等职。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现任辽宁省报告文学学会执行会长、辽宁省新诗学会副会长。有诗集、散文集、报告文学集、评论集34种问世，另有8卷本、408万字《胡世宗日记》出版。有作品收入中小学课本。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

**张峻**（1931—2013）1946年入伍。原沈阳军区摄影记者，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摄影协会会员、中国人像摄影学会会员。1960年在任职沈阳军区工程兵宣传助理员时，最先在报刊上发表宣传雷锋的文章和图片。直至雷锋牺牲，先后为雷锋拍摄了黑白、彩色照片二百余幅，在用图片宣传雷锋中做出重大贡献，获得多种荣誉。

# 我为‘雷锋’拍照片

——张峻口述雷锋照片的故事

胡世宗 张峻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沈阳 ·

## 简序

我和张峻大哥一见如故。我和春风文艺出版社常晶副总编如约来到鞍山，来到张峻大哥的家。我们不仅得到张峻大哥诚恳的欢迎，也受到他家人的热情接待；给予我很高礼遇。

张峻大哥敞开了心扉，深情地回忆往事，我迅疾笔记并录音。

从为雷锋拍摄的第一张照片说起，一张一张地说，一直说下去、说下去……

这本书就是这样来的。

说起这本书，我忽然想到某知名品牌水的广告：“我们不生产水，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这富有诗意的语言，给人无限开阔的想象，令人记忆特别深刻。我想模仿这则广告向亲爱的读者说一句：“在这本书里没有我的创作，我只是张峻大哥口述史实的一名忠诚的记录员，我只是原生态地记录，只是他讲述的一个传声筒。”

## 目录

---

- 001 / 缘起
- 004 / 雷锋在张峻心中的印象
- 006 / 张峻与摄影
- 013 / 张峻拍摄的雷锋
- 142 / 张峻教雷锋照相
- 145 / 张峻与雷锋传人
- 147 / 雷锋同志的人生历程
- 149 / 小跋

## 缘起

2012年2月26日上午，我带着我与我的老科长陈广生合作出版的新书《雷锋传》，随着春风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常晶，出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一个学雷锋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这个仪式上，春风文艺出版社捐赠给大会500本《雷锋传》。在仪式正式开始之前，人们纷纷请一些著名的学雷锋先进人物及出席仪式的雷锋班22任班长签名或拍照，与出席仪式的顾秀莲等领导合影。这时，我发现了一位老者，他步履维艰，稍呈老态，但精神仍很健旺，说话声音十分响亮。这就是年逾八秩的著名雷锋摄影家张峻。我和张峻都在沈阳军区政治部工作过，我到机关时他已离开，因此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俩始终未曾见面。这一次，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场合相会，我们都很兴奋。张峻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世宗啊！我一直在找你啊！我想请你帮助我，把我拍的雷锋照片的真实往事写成一本书，用我第一人称也好，用你的第三人称也好，总之，太希望你帮助我一下了！”我说：“张峻大哥，我对你慕名已久，这也是我学习的机会。我听你的就是了，咱们回去联系。”我们当场交换了名片。在场听到我们对话的常晶副总编很及时、很热情、很诚恳地

说：“这本书由我们‘春风’来出吧！这将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一本书。”我和张峻同时说：“好！”

这就是这本书的缘起。

张峻住在鞍山，我住在沈阳。他和我都有太多的社会活动和自己想要做的事。我们总是阴差阳错，采访时间安排不到一块。一直到了2012年秋高气爽的时候，我才得到采访之机，终于了却了这桩心愿。

张峻与我都属羊，他比我大一轮，1931年4月出生于山东烟台，15岁参加人民解放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于1948年11月接触相机，开始学习摄影，长年做军事摄影记者，他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艺术摄影学会会员，中国人像摄影学会会员。早在1960年在沈阳军区工程兵宣传处任助理员时，最先在报刊上发表宣传雷锋的文字和图片；直到1962年8月15日雷锋牺牲，张峻先后为雷锋拍摄黑白及彩色照片200余张。这是他对这个时代、这个社会 and 全军、全国此起彼伏学雷锋活动独特的巨大的贡献。

在雷锋活着的时候，张峻曾9次去雷锋所在连队为雷锋拍照，有时还陪同雷锋到学校和部队做报告，包括离开抚顺去外地演讲。那时候的张峻30岁上下，青春岁月，风华正茂，他与雷锋亲密接触了79天，建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使他成为与雷锋相熟的战友及雷锋精神最近距离的观察者和见证人。

在我接触张峻有限的的时间里，他给我的印象是为人正直、坦诚，办事认真、实在。他对雷锋有着无比深挚的情意，每每陷入往事的回忆，他都感叹雷锋这个比他年轻近9岁的战友内心世界的纯净和伟大。在他家里，到处可见雷锋的照片、雕像，他井井有条地保存着各种有关雷锋的图片资料，分门别类地放置在不同的资料柜里，他的家，仿佛一个小型的档案馆。而他认为最重要的6万张各种原创的底片，包括他拍摄过的300多位学雷锋先进典型的为数颇多的底片，他都放在一个箱包里，他说，万一遇到天灾人祸，比如

发生了地震或者火灾，他就会不顾一切，放弃其他财物，独自拎着这个箱包脱离灾难的现场，使其可以安全地保存下来。他的这个预案，让我再一次感受到他对雷锋的深情，对事业的执着，对工作的极端负责。

张峻曾撰写过一本《永恒的雷锋》，他满怀深情，用自己的经历和见闻，勾勒出雷锋的人生轨迹，所用照片颇多，包括他收集到的诸多的雷锋照片，这些照片有其他摄影者拍照的，也有雷锋自己在家乡、鞍山和参军后在各照相馆拍照的。而我和常晶觉得，人们更需要了解张峻本人是如何与雷锋相识、相交的，特别是他本人所拍摄的每一张雷锋及与雷锋相关的照片，都有些什么背景和故事。这是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是任何人无法代替的。



## 雷锋在张峻心中的印象

张峻与雷锋见了9次面，到第10次，张峻看到的就是雷锋的遗容了。在这9次亲密接触中，雷锋在张峻心中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张峻说，和雷锋相处的79天，决定了他的一生。他本人也没有想到，他的一生，和雷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张峻一次又一次走到雷锋身边，举起他的相机，为雷锋留影。在雷锋那里，张峻是他熟悉的一个机关干部，是他敬仰和喜爱的战友。张峻与雷锋有多次对话的机会，他比别人更多地了解雷锋的内心世界。

张峻说，一个只有22年短暂生命的普通士兵，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如此崇高和长久的敬仰；一个普通共产党员所表现的高贵品质，能够激励和鼓舞几代人的健康成长；一个群众性的活动能够在半个世纪历史进程中延续不断，影响一个时代的社会风尚，这足以表明，雷锋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和社会过去具有、现在仍然具有重大价值和意义。在雷锋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美德，体现了崇高的思想境界，汇聚了每一个时代都传承贯通的精神追求，传递了人与人之间互助友爱的真情。雷锋身上所具备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高尚品德，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

张峻是雷锋生前的战友，他见过雷锋，写过雷锋，拍过雷锋。他认为：雷锋所处的时代，与今天大不相同了。但雷锋的精神并没有过时。在张峻心中，雷锋时时刻刻都鲜活地存在着。雷锋是一个乐观向上的小伙子，是一个可亲可爱的阳光男孩，他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这不是一句虚话，他那颗火热的心，总是想着别人，很少想自己，他助人为乐，有求必应，当他听说辽阳地区发生洪水灾害，立即毫不犹豫地取出自己仅有的存款要全部捐给灾区群众。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做好事，不留名。他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他为自己的未来进行设计，并努力去付诸实现。雷锋勤奋好学，爱读书，爱写日记，他在学习上提出的“钉子”精神，就是靠“挤劲”和“钻劲”努力学习的精神，值得每个人学习。雷锋热爱生活，爱照相。他提出“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党把自己拧在哪里，就在哪里闪闪发光”，干一行，爱一行，把个人融入人民的事业中，个人服从集体，忠于职守，严守纪律，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像螺丝钉那样，在革命事业的大机器上找到自己真正的位置，闪耀出光亮来。雷锋“在生活上向标准低的同志看齐，在工作上向成绩高的同志看齐”，苦干实干，争作贡献，常将有时思无时，勤俭节约，艰苦奋斗，这在今天大家的日子都过得比较富裕的年月，也应该提倡，铺张浪费到什么时候都是应该反对的。

## 张峻与摄影

应该感谢人类摄影的发明家，摄影真是人类一项太伟大的发明了。在摄影之前，人类很早就有了绘画。已知最古老的绘画见于法国肖维岩洞，历史学家认为这些绘画的产生可以追溯到32000年之前。而为我们现代人生活必不可少的摄影，其历史真的并不很遥远，到现在为止还不到200年。关于人类第一张照片的说法不一，难以确定。有说迄今发现的人类的第一张照片是1825年由摄影术之父尼埃普斯拍摄的《牵马人》，画面上是一位男子步行牵着一匹马。有说《牵马人》是晒版画，不是照片。人类真正的第一张照片是拍摄于1826年，N·尼埃普斯和C·尼埃普斯兄弟俩，都是驻非洲的法国军官，早在1793年便开始了摄影术的研究，哥哥N·尼埃普斯在屋子顶楼的工作室里，经过长达8小时的曝光，装在暗箱中的铅锡合金版，记录下窗外可见的全部景色，这是一幅真正在太阳光下的摄影作品，没有半点人为的加工。照片的左边是一个鸽棚，中间是一座仓库的斜屋顶，右边可以看到邻近的一个屋檐角，黑白分明，一切都与真实的景物一样。这张照片名谓《窗外的景色》。

同是法国人达盖尔1839年拍摄了《林荫大道寺院》，画面上是

繁华的林荫大道，由于曝光时间长达10分钟，因此街上的车水马龙并未留下影像。不过后来才发现，原来角落里有一个男子在仔细擦皮靴，看来此兄在此地擦鞋时间一定超过了10分钟。这种偶然的际遇让《林荫大道寺院》成为世界上第一张有人出现的照片。这是达盖尔用他的专利摄影术拍摄的代表作品。这一年8月19日，阿拉哥在法国科学院艺术院特别会议上，详细地报告了达盖尔的发明，标志着人类摄影术的诞生。

自从人类发明了照相技术，才有了用摄影记录生活的历史，才有了所谓“瞬间的永恒”，也才得以让后人真实地看到1864年的林肯，1876年的雨果，1903年的慈禧，1931年的卓别林，1932年的毕加索，1948年的爱因斯坦，1953年的梦露，1955年的齐白石，1957年的海明威……看到他们当时的模样。

在听张峻讲述他拍摄雷锋照片之前，让我先介绍一下张峻与摄影的关联吧！

张峻告诉我，他第一次看到照片，是在他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只有八九岁，他看到的是家里墙上挂着的父亲的大照片，那是一张半身人像，至今仍在张峻手里保存着。

父亲带着家人从山东烟台来东北闯关东，来得比较早。他们来到东北辽宁复县华铜区许家屯，这成了张峻的第二故乡。父亲有点文化，在一家缫丝厂里打算盘，记账，做账房先生，就是今天的会计。缫丝厂出缫丝，卖茧蛹，都需要记录在案。一次，父亲随工厂老板去日本谈生意，张峻看到的父亲的相片就是这一次在日本拍照的。

山东老家烟台只有一两家照相馆，张峻小时候没照过相。他母亲也没照过，照不起。所以，张峻没有童年和少年的照片。他对照相感到很神秘，曾长时间琢磨这件事，怎么也解不开这个谜，不晓得其中的奥妙何在。

也还算幸运。张峻在17岁那一年拿起了照相机。张峻会写美术

字，会画画，他在连队就待不下了。他给我讲这段事时，自我嘲笑地说，那时真的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啊。部队善于发现人才和使用人才，知道他有这方面的才能，就把他从连队调到了辽南一分区宣传股，地点就在他现在居住的鞍山市。

张峻报到后，宣传股又进了一个人，这个人叫杨立清，是一位真正的画家，是伪满洲国时考入日本的一座教油画的学校。这是一个有韧劲、有志气、有自信的人。他见这座学校招生，第一次报考时，拿着自己的作品去面试，竟落选了。小伙子不甘心，在这个行业钻研了3年，3年后，他如愿被这座学校录取了。1943年他去了日本学画油画。学了两年，1945年“八一五”光复，日本投降，他就回国了。

杨立清让张峻坐在他面前，仅10分钟，一幅素描就画成了，是那么的像啊！那时候开大会，要挂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像，没有放大照片，只能画。张峻够聪明的，他拿着放大尺，在纸或布上打格，照着《论持久战》书上的毛主席像画。人家杨立清不用打格，他画得又快又好，张峻很是服气。

同在一个宣传股，两个画画的人，张峻有自知之明，与杨立清有太大的差距，他主动要求回连队，他觉得连长对他很好，还是回连队发挥自己的作用吧！军分区宣传股长李力对他说：这儿是你们家开的呀？说走就走啊？不能画画了，你还可以写材料写报道啊。张峻就说，我一个小学文化，写不了啊！股长不管那个，就派他下去写稿子。他下去了，回来写出材料交给股长，股长说你写的什么玩意儿？不行，再下去，重写！就这样摔打他，有的材料让他下了三次基层，写了三回稿，才过关。他觉得这个差事太苦了点，不能干啊，他再一次要求回连队。

巧了，这时上级通知，让他们分区派人去大连学摄影，上级在办一个摄影培训班，讲课老师是郑景康，就把他派去学摄影了。现在想来，张峻何等幸运啊，他能受课于郑景康这样的老师。

郑景康何许人？他可是我国一位著名的摄影大师。他的父亲郑观应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是爱国学者和诗人。郑景康本人1920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附属中学，1923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绘画，并涉足摄影领域，并开始了他的摄影人生。1929年，他到上海柯达公司服务处工作，从此成为一名专业摄影工作者。1930年春，他变卖了父亲的一笔遗产，从事自己喜爱的摄影事业，到香港开设了“景康摄影室”，专门从事人像摄影。1932年回到内地，1934年在北平举办“景康个人影展”，是中国较早举办个人影展的摄影家。1938年他加入了叶浅予领导的美术宣传队，拍摄了一批日寇侵华和抗日救亡、黄河决堤等照片。1940年由周恩来、叶剑英介绍，从重庆到延安，曾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拍摄过照片。

张峻在自己的青葱年月，就能在这样一位有丰富摄影经验和革命精神的导师指导下学习摄影，为他日后成为摄影战线上一名有作为的新闻战士、有成就的摄影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张峻进这个培训班的时候携带的是军分区的一架从日军手中缴获的战利品折叠式日本产的照相机，没有胶卷。他参加的是第二期培训班，只学了半个月就回来了。公家从鞍山照相馆购买了10个120胶卷和冲卷用的药，还有一盒相纸。胶卷珍贵，不能乱照。这时，分区要办立功人员的展览，上级让张峻去拍照这些立功人员，他不敢去照，说胶卷不够。上级就让杨立清去画，他10分钟画一个人的素描，画得真像，令张峻非常羡慕。

第一次拍照的机会来了。大军南下，面临全国解放。部分军分区领导被升调到南下部队去，与留下的干部要拍张合影留念。分区委杨克冰大姐和留下的同志与调走的领导拍合影，张峻拍照完了，没想到第一次拍照就“掉链子”了。部队住的是民房，没有正儿八经的暗房，张峻就把老乡家的八仙桌抬来，在桌上蒙一床大被，里面放两个碗，分别是显影液和定影液。第一次冲卷，手忙脚

乱，竟然先定影了，把显影和定影弄反了顺序，定影之后显的影。在八仙桌底下也看不见，用手摸着干。等把冲完的胶卷晾干后一看，一个人影也没有，这可吓坏了他，他后来说，差一点尿裤子。赶往南方就职的领导干部都走了，他们都要这留作纪念的合影照片，他上哪儿弄去啊！

股长来了，问张峻：“照片怎么样了？”

张峻忐忑地说：“没……照……上。”

股长紧张了：“怎么没照上？”

张峻：“……”

股长急了：“你都学啥了？怎么学的？”

杨大姐和留下的领导也要照片，可是，可是，张峻真的没办法呀！

那时，张峻文化程度低，出的洋相不止这一桩。刚参军时是在区中队当战士，国民党进攻辽南，区政府到农村打游击，凡是在老乡家吃饭都要给写张收据。在战友们看来，张峻挺有文化的，当然就得他来写了。他应该写“吃了一顿”却写成了“吃了一吨”，区长见了就笑了：“哎呀小张，我的先生啊，你这样写，我们回来可赔不起啊！”张峻还不知错在哪儿：“怎么赔不起呢？”区长说：“你把‘顿’写成‘吨’了！”张峻这才恍然大悟。

就是这样一桩桩冲废了胶卷、写错了字的经历，让张峻痛下决心，在实践中刻苦学习，勤奋工作，成为一位颇有影响和成就的摄影家。

我在张峻家见到100多个大本子，这是张峻的学习笔记，是他学习摄影写下的心得体会，一字字，一行行，一笔一画都凝结着他的学习和思考。我见到这些本子上有他亲笔写的标题：《新闻摄影讲座》《摄影构图法》《人像摄影造型指南》《婚纱人像全方位摄影技法》《现代婚纱摄影讲座》（上）与（下）、《影楼摄影课讲稿》……还有怎么照儿童，怎么照老人。约有100多本、200多万字他自己写

的题记，表明他自己在学习摄影的道路上不断攀登的总的体会：“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半个世纪以来，张峻一直都在作习影札记。

张峻的摄影理念是“以人为本”。他拍新闻照片的口诀是：“专题摄影大中小，承前启后照应到，大场面，不可少，主题、人物最重要……”他不仅为雷锋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影像资料，也为众多的战斗英雄和时代楷模如邱顺义、郑起、徐洪刚、李素丽、陈观玉、刘光建、赵明才、冷鹏飞、华玉杰、周登国、余新元、高玉宝、叶乔波、刘英俊、郭明义……留下了数量可观的生动图片。雷锋牺牲后，他拍摄的雷锋传人有337人之多。

今生张峻自己留下的影像，最早的一张是他17岁时在鞍山铁东区一家照相馆拍照的。如今他全家人都会照相，他大儿子还开过照相馆，现在从事扩印业务。他的孙子照相都是他教會的，他给孙子的最重要礼物就是照相机。

在张峻家，我看到他年轻穿军装的一张照片，左右边是他的弟弟和妹妹。他解释道，那是他在连队当指导员，上级特批他的弟弟和妹妹随军，跟他在连队生活和战斗。因为他家人都因他参加人民解放军而被反动派杀害了。

在军事摄影生涯中，张峻用过很多种牌子的相机，进口有德国的德莱夫莱和莱卡3F，苏联的莫斯科5，日本的佳能，数码的有日本佳能30D、50D，现在用的是奥林巴斯SZ-14、富士755的等。

第一次用进口的照相机还有一段故事。张峻和董哲同为军区政治部专业摄影干事，他们用的相机都很差，一天，他们应军区曾思玉司令员之邀，到家里去给司令员及家人拍照。按快门的时候，按不下去，需要闪光时，闪光灯不亮。这是这两位机敏的新闻摄影工作者想好了的“计谋”。司令问：“怎么回事？”他们答：“破相机用多少年了，不中用了。”司令说：“那就买一台吧！”他们说：“国产的质量还过不了关。”司令说：“那就买进口的吧！”遂向秘书说：



“告诉后勤，给他们买两台进口的相机。买什么样的，问他们俩就行了。”就这样，张峻和董哲用上了从德国进口的德莱夫莱120双镜头的反光相机。

张峻是非常刻苦用功的人，那时候，从暗房到制作，都是自己干。他下部队下得勤，拍片特用心，每个月都是同级别单位上《解放军报》摄影作品的第一名，最多的一个月在《解放军报》刊登过43张照片！平均每天一张还多。各大新闻单位相比，他总是名列前茅。

从军区工程兵政治部调到军区政治部的时候，工程兵宣传处黄汉副处长请张峻交代工作，最重要的是把他拍过的雷锋照片底片留在工程兵机关。他当时上交了198张底片，只有一张《夜读》没有交，因为这张照片当时审查没有通过，机关没有盖章，不能向报刊发稿。这张底片留在了自己手里。还有很多底片随稿子发到了解放军报、解放军画报和新华社。还有军事博物馆要举办雷锋展览，要去了一些照片和底片。八一电影制片厂曾来采访。他们的摄制组来了。那时有个习惯，拍照片和拍纪录片电影，都要布置一个现场，当时也布置了一下。八一厂的同志来了三天也没开机。他们一个负责人说，雷锋的事迹都是些平凡小事，不太好拍，等回去汇报一下再回来。他们拿走了张峻的三张原创底片，现在也没有要回来。张峻觉得非常之遗憾，没有留下纪录雷锋的影片。还有几张还留存宣传部摄影组，有的给了辽宁省抚顺市雷锋纪念馆。